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一回 趙樸齋咸瓜街訪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

按：此一大說部書，係花也憐儂所著，名曰《海上花列傳》。祇因海上自通商以來，南部煙花日新月盛，凡冶遊子弟傾覆流離於狎邪者，不知凡幾。雖有父兄，禁之不可；雖有師友，諫之不從。此豈其冥頑不靈哉？獨不得一過來人為之現身說法耳！方其目挑心許，百樣綢繆，當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；一經描摹出來，便覺令人欲嘔，其有不爽然若失、廢然自返者乎？花也憐儂具菩提心，運廣長舌，寫照傳神，屬辭比事，點綴渲染，躍躍如生，卻絕無半個淫褻穢污字樣，蓋總不離警覺提撕之旨云。苟閱者按跡尋蹤，心通其意，見當前之媚於西子，即可知背後之潑於夜叉；見今日之密於糟糠，即可卜他年之毒於蛇蠍。也算得是欲覺晨鐘，發人深省者矣。此《海上花列傳》之所以作也。

看官，你道這花也憐儂究竟是何等樣人？原來，古槐安國之北，有黑甜鄉。其王者曰趾禽氏，嘗仕為天祿大夫，晉封醴泉郡公，乃流離於眾香國之溫柔鄉，而自號花也憐儂云。所以，花也憐儂實是黑甜鄉主人，日日在夢中過活，自己偏不信是夢，祇當真的，作起書來。及至捏造了這一部夢中之書，然後喚醒了那一場書中之夢。看官啊，你不要祇在那裏做夢，且看看這書倒也無啥。

這書即從花也憐儂一夢而起。也不知花也憐儂如何到了夢中，祇覺得自己身子飄飄蕩蕩，把握不定，好似雲催霧趕的滾了去。舉首一望，已不在本原之地了，前後左右，尋不出一條道路，竟是一大片浩淼蒼茫、無邊無際的花海。看官須知道，「花海」二字，不是杜撰的。祇因這海本來沒有甚麼水，祇有無數花朵，連枝帶葉，漂在海面上，又均勻，又綿軟，渾如繡茵錦罽一般，竟把海水都蓋住了。

花也憐儂祇見花，不見水，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並不去理會這海的闊若千頃，深若千尋，還當在平地上似的，躑躅留連，不忍捨去。不料那花雖然枝葉扶疏，卻都是沒有根蒂的。花底下即是海水，被海水沖激起來，那花也祇得隨波逐流，聽其所止。若不是遇著了蝶浪蜂狂，鶯欺燕妒，就為那蚱蜢、蟋蟀、蝦蟆、螻蛄之屬，一味的披猖折辱，狼籍蹂躪。惟天如桃，穠如李，富貴如牡丹，猶能砥柱中流，為群芳吐氣；至於菊之秀逸，梅之孤高，蘭之空山自芳，蓮之出水不染，那裏禁得起一些委屈，早已沉淪汨沒於其間。

花也憐儂見此光景，輒有所感，又不禁愴然悲之。這一喜一悲也不打緊，祇反害了自己，更覺得心慌意亂，目眩神搖；又被罡風一吹，身子越發亂撞亂磕的，登時闖空了一腳，便從那花縫裏陷溺下去，競跌在花海中了。

花也憐儂大叫一聲，待要掙扎，早已一落千丈，直墜至地。卻正墜在一處，睜眼看時，乃是上海地面華洋交界的陸家石橋。花也憐儂揉揉眼睛，立定了腳跟，方記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。大清早起，從家裏出門，走了錯路，混入花海裏面，翻了一個筋斗，幸虧這一跌倒跌醒了。回想適纔多少情事，歷歷在目，自覺好笑道：「竟做了一場大夢。」嘆息怪詫了一回。

看官，你道這花也憐儂究竟醒了不曾？請各位猜一猜這啞謎兒如何？但在花也憐儂自己以為是醒的了，想要回家裏去，不知從那一頭走，模模糊糊歪下橋來。

剛至橋堍，突然有一個後生，穿著月白竹布箭衣，金醬寧綢馬褂，從橋下直衝上來。花也憐儂讓避不及，對面一撞，那後生「撲撻」地跌了一交，跌得滿身淋漓的泥漿水。那後生一骨碌爬起來，拉住花也憐儂亂嚷亂罵。花也憐儂向他分說，也不聽見。當時有青布號在中國巡捕過來查問。後生道：「我叫趙樸齋，要到咸瓜街浪去；陸裏曉得個冒失鬼，奔得來跌我一交。耐看我馬褂浪爛泥，要俚賠個碗！」花也憐儂正要回言，祇見巡捕道：「耐自家也勿小心碗，放俚去罷。」趙樸齋還咕噥了兩句，沒奈何放開手，眼睜睜地看著花也憐儂揚長自去。

看的人擠滿了路口，有說的，有笑的。趙樸齋抖抖衣襟，發極道：「教我那份去見我娘舅嘍？」巡捕也笑起來，道：「耐去茶館裏拿手巾來揩揩哩。」一句提醒了趙樸齋，即在橋堍近水臺茶館佔著個靠街的座兒，脫下馬褂。等到堂信舀面水來，樸齋絞把手巾，細細的擦那馬褂，擦得沒一些痕跡，方纔穿上。呷一口茶，會帳起身，徑至咸瓜街中市。

尋見永昌參店招牌，踱進石庫門，高聲問「洪善卿先生」。有小伙計答應，邀進客堂，問明姓字，忙去通報。不多時，洪善卿匆匆出來。趙樸齋雖也久別，見他削骨臉，爆眼睛，卻還認得，趨步上前，口稱「娘舅」，行下禮去。洪善卿還禮不迭，請起上坐，隨問：「令堂阿好？阿曾一淘來？寓來啲陸裏？」樸齋道：「小寓寶善街悅來客棧。無悔勿曾來，說搭娘舅請安。」說著，小伙計送上煙茶二事。

洪善卿問及來意，樸齋道：「也無啥事幹，要想尋點生意來做做。」善卿道：「近來上海灘浪，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。」樸齋道：「為仔無悔說，人末一年大一年哉，來啲屋裏做啥哩？還是出來做做生意罷。」善卿道：「說也勿差。耐今年十幾歲？」樸齋說：「十七。」善卿道：「耐還有個令妹，也好幾年勿見哉，比耐小幾歲？阿曾受茶？」樸齋說：「勿曾。今年也十五歲哉。」善卿道：「屋裏還有啥人？」樸齋道：「不過三個人，用個娘姨。」善卿道：「人淘少，開消總也有限。」樸齋道：「比仔從前省得多哉。」

說話時，祇聽得天然几上自鳴鐘連敲了十二下，善卿即留樸齋便飯，叫小伙計來說了。須臾，搬上四盤兩碗，還有一壺酒，甥舅兩人對坐同飲，絮語些近年景況，閑談些鄉下情形。善卿又道：「耐一干仔住來啲客棧裏，無撥照應碗。」樸齋道：「有個米行裏朋友，叫張小村，也到上海來尋生意，一淘住來啲。」善卿道：「故也罷哉。」喫過了飯，揩面漱口。善卿將水煙筒授與樸齋，道：「耐坐一歇，等我幹出點小事體，搭耐一淘北頭去。」樸齋唯唯聽命。善卿仍匆匆的進去了。

樸齋獨自坐著，把水煙吸了個不耐煩。直敲過兩點鐘，方見善卿出來，又叫小伙計來叮囑了幾句，然後讓樸齋前行，同至街上，向北一直過了陸家石橋，坐上兩把東洋車，徑拉至寶善街悅來客棧門口停下，善卿約數都給了錢。樸齋即請善卿進棧，到房間裏。

那同寓的張小村已喫過中飯，床上鋪著大紅絨毯，擺著亮汪汪的煙盤，正吸得煙騰騰的。見趙樸齋同人進房，便料定是他娘舅，忙丟下煙槍起身廝見。洪善卿道：「尊姓是張？」張小村道：「正是。老伯阿是善卿先生？」善卿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小村道：「勿曾過來奉候，抱歉之至。」謙遜一回，對面坐定。趙樸齋取一支水煙筒送上善卿。善卿道：「舍甥初次到上海，全仗大力照應照應。」小村道：「小侄也勿懂啥事體，一淘上來末自然大家照應點。」又談了些客套，善卿把水煙筒送過來，小村一手接著，一手讓去床上吸鴉片煙。善卿說：「勿會喫。」仍各坐下。

樸齋坐在一邊，聽他們說話，慢慢的說到堂子信人。樸齋正要開口問問，恰好小村送過水煙筒。樸齋趁勢向小村耳邊說了幾句。小村先哈哈一笑，然後向善卿道：「樸兄說要到堂子裏見識見識，阿好？」善卿道：「陸裏去哩？」小村道：「還是棋盤街浪去走走罷。」善卿道：「我記得西棋盤街聚秀堂裏有個信人，叫陸秀寶，倒無啥。」樸齋插嘴道：「就去哉碗。」小村祇是笑，善卿也不覺笑了。樸齋催小村收拾起煙盤，又等他換了一副簇新行頭，頭戴瓜棱小帽，腳登京式鑲鞋，身穿銀灰杭線棉袍，外單寶藍寧綢馬褂，再把脫下的衣裳，一件件都折疊起來，方纔與善卿相讓同行。

樸齋正自性急，拽上房門，隨手鎖了，跟著善卿、小村出了客棧。轉兩個彎，已到西棋盤街，望見一盞八角玻璃燈，從鐵管撐起在大門首，上寫「聚秀堂」三個朱字。善卿引小村、樸齋進去，外場認得善卿，忙喊：「楊家姆，莊大少爺朋友來。」祇聽得樓上答應一聲，便「登登登」一路腳聲到樓門口迎接。

三人上樓，那娘姨楊家姆見了，道：「噢，洪大少爺，房裏請坐。」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姐，早打起簾子等候。不料房間裏先有一人橫躺在榻床上，摟著個信人，正戲笑哩；見洪善卿進房，方丟下信人，起身招呼，向張小村、趙樸齋也拱一拱手，隨問尊姓。

洪善卿代答了，又轉身向張小村道：「第位是莊荔甫先生。」小村說聲「久仰」。

那信人掩在莊荔甫背後，等坐定了，纔上前來敬瓜子。大姐也拿水煙筒來裝水煙。莊荔甫向洪善卿道：「正要來尋耐，有多花物事，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？」即去身邊摸出個折子，授與善卿。善卿打開看時，上面開列的或是珍寶，或是古董，或是書畫，或是衣服，底下角明標價值號碼。善卿皺眉道：「第號物事，消場倒難哩。聽見說杭州黎篆鴻來裏，阿要去問聲俚看？」莊荔甫道：「黎篆鴻搭，我教陳小雲拿仔去哉，勿曾有回信。」善卿道：「物事來啲陸裏？」荔甫道：「就來啲宏壽書坊裏樓浪，阿要去看？」善卿道：「我是外行，看啥哩。」

趙樸齋聽這等說話，好不耐煩，自別轉頭，細細的打量那信人：一張雪白的圓面孔，五官端正，七竅玲瓏，最可愛的是一點朱脣時時含笑，一雙俏眼處處生情；見他家常祇戴得一枝銀絲蝴蝶，穿一件東方亮竹布衫，單一件無色縐心緞鑲馬甲，下束膏荷縐心月白緞鑲三道繡織花邊的褲子。

樸齋看的出神，早被那信人覺著，笑了一笑，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鏡前，左右端詳，掠掠鬢腳。樸齋忘其所以，眼光也跟了過去。忽聽洪善卿叫道：「秀林小姐，我替耐秀寶妹子做個媒人阿好？」樸齋方知那信人是陸秀林，不是陸秀寶。祇見陸秀林回頭答道：「照應倪妹子，阿有啥勿好？」即高聲叫楊家姆。

正值楊家姆來絞手巾、沖茶碗，陸秀林便叫他喊秀寶上來加茶碗。楊家姆問：「陸裏一位嘎？」洪善卿伸手指著樸齋，說是「趙大少爺」。楊家姆睜了兩眼，道：「阿是第位趙大少爺？我去喊秀寶來。」接了手巾，忙「登登登」跑了去。

不多時，一路「咕咕咯咯」小腳聲音，知道是陸秀寶來了。趙樸齋眼望著簾子，見陸秀寶一進房間，先取瓜子碟子，從莊大少爺、洪大少爺挨順敬去；敬到張小村、趙樸齋兩位，問了尊姓，卻向樸齋微微一笑。樸齋看陸秀寶也是個小圓面孔，同陸秀林一模一樣，但比秀林年紀輕些，身材短些；若不是同在一處，竟認不清楚。

陸秀寶放下碟子，挨著趙樸齋肩膀坐下。樸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坐又坐不定，走又走不開。幸虧楊家姆又跑來說：「趙大少爺，房間裏去。」陸秀寶道：「一淘請過去哉啲。」大家聽說，都立起來相讓。莊荔甫道：「我來引導。」正要先走，被陸秀林一把拉住袖口，說道：「耐勸去哩，讓俚啲去末哉。」

洪善卿回頭一笑，隨同張小村、趙樸齋跟著楊家姆，走過陸秀寶房間裏。就在陸秀林房間的間壁，一切鋪設裝潢不相上下，也有著衣鏡，也有自鳴鐘，也有泥金箋對，也有彩畫綢燈。大家隨意散坐，楊家姆又亂著加茶碗，又叫大姐裝水煙。接著外場送進乾濕來，陸秀寶一手托了，又敬一遍，仍去和趙樸齋並坐。

楊家姆站在一旁，問洪善卿道：「趙大少爺公館來啲陸裏嘎？」善卿道：「俚搭張大少爺一淘來啲悅來棧。」楊家姆轉問張小村道：「張大少爺阿有相好嘎？」小村微笑搖頭。楊家姆道：「張大少爺無撥相好末，也攀一個哉啲。」小村道：「阿是耐教我攀相好？我就攀仔耐末哉啲，阿好？」說得大家哄然一笑。楊家姆笑了，又道：「攀仔相好末，搭趙大少爺一淘走走，阿是鬧熱點？」小村冷笑不答，自去榻床躺下吸煙。

楊家姆向趙樸齋道：「趙大少爺，耐來做個媒人罷。」樸齋正和陸秀寶鬼混，裝做不聽見。秀寶奪過手說道：「教耐做媒人，啥勿響嘎？」樸齋仍不語。秀寶催道：「耐說說啥。」樸齋沒法，看看張小村面色要說，小村祇管吸煙不理他。正在為難，恰好莊荔甫掀簾進房。趙樸齋借勢起身讓坐。楊家姆見沒意思，方同大姐出去了。

莊荔甫對著洪善卿坐下，講論些生意場中情事，張小村仍躺下吸煙。陸秀寶兩祇手按住趙樸齋的手，不許動，祇和樸齋說閑話。一回說要看戲，一回說要喫酒，樸齋嘻嘻嘴笑。秀寶索性擱起腳來，滾在懷裏。樸齋騰出一手，伸進秀寶袖子裏去。秀寶掩緊胸脯，發急道：「勸啲」張小村正吸完兩口煙，笑道：「耐放來啲『水餃子』勿喫，倒要喫『饅頭』。」樸齋不懂，問小村道：「耐說啥？」秀寶忙放下腳，拉樸齋道：「耐勸去聽俚，俚來啲尋耐開心哉哩！」復睜著張小村，把嘴披下來道：「耐相好末勿攀，說例會說得野啲！」一句說得張小村沒趣起來，訕訕的起身去看鐘。

洪善卿覺小村意思要走，也立起來道：「倪一淘喫夜飯去。」趙樸齋聽說，慌忙摸塊洋錢丟在干濕碟子裏。陸秀寶見了道：「再坐歇哩。」一面喊秀林：「阿姐，要去哉。」陸秀林也跑過這邊來，低聲和莊荔甫說了些甚麼，纔同陸秀寶送至樓門口，都說：「晚歇一淘來。」四人答應下樓。

第一回終。